

格非作品系列

雨季的感觉

格非
◇
著

事件自有它的命运
结局无非不了了之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格非作品系列

雨季的感觉

格非◇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季的感觉/格非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321-5135-6

I. ①雨… II. ①格…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4385 号

出品人: 陈 征

策 划: 曹元勇

责任编辑: 陈 蕾

封面设计: 王志伟

雨季的感觉

格 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2.75 插页 2 字数 260,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35-6/I · 4048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变 与 不 变

(代序言)

《江南三部曲》问世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和我商量,计划将我以前的作品也重新编辑出版,包括三部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和全部中短篇小说(分为三辑:取名《褐色鸟群》、《雨季的感觉》、《蒙娜丽莎的微笑》)。除了《戒指花》、《不过是垃圾》、《蒙娜丽莎的微笑》等作品写于2000年之后,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的旧作。编订、翻阅这些旧作,虽说敝帚自珍,但多少有点陌生感了,也时时惊异于自己写作在几十年间的变化。

以前常有一种看法,以为作家的变与不变,主要是源于时代本身的急剧变化。列夫·托尔斯泰,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纳博科夫等等,都是如此。即以乔伊斯而论,若拿《都柏林人》跟《尤利西斯》比较一下,似乎有点让人不敢相信这两部作品出于同一个人之手。乔伊斯生活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对于时代的变革十分敏感,加之他本人也有强烈的革新小说技法的主观动机,

这种变化,我们很容易理解。顺便说一句,就算没有后期的《尤利西斯》等现代主义作品,乔伊斯也是世界一流作家。他的《都柏林人》在文学史上也形成了一个小传统。美国当代年轻作家耶茨所继承的,正是这个传统。至于纳博科夫,他一生辗转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和德国、法国、美国之间,生活动荡不宁,需时时适应新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小说风格不断出现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有不怎么爱变的作家。卡夫卡、霍桑、海明威等作家相对稳定,写作风格没有出现过剧烈的变化和调整。海明威是一个特例,尽管他的人生经历也很复杂,但一生只写一个主题,居然也写成了世界级的大师。雷蒙德·卡佛是海明威的追随者,和我们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也不怎么爱变。

说到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就可以算得上文风不断变化的代表。从《怀旧》这样的文言小说,到《狂人日记》,再到《呐喊·彷徨》和《野草》,一直在变。若不是去世较早,他往后的小说会有什么变化,今天已不好妄加猜测了。汪曾祺的例子也比较特别。我们所熟悉的汪曾祺,是写出过《受戒》、《大淦记事》、《故里三陈》以及大量优美小品的那位作家。可汪先生写作《受戒》的那一年,他已经是60岁了。每念及此,总要无来由地为他老人家捏把汗:假如他活得与鲁迅先生一样长,也许《沙家浜》就要算他的代表作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有不那么爱变的人。张爱玲可以算一个,在不变方面,完全可以和海明威相媲美。看她的《小团圆》,不用说语言和基本修辞方法,就连题材、情感、观念也都没有什么变化。

有时候会对古典作家心生羡慕。变与不变,似乎是职业写作出

现以来才会有的苦恼。对于那些一生只写一部作品的小说家(比如曹雪芹)而言,想变都没有机会,倒也踏实。安心于茅庐高卧,省了多少六出祁山的左冲右突!但转念一想,也不尽然。古代作家写作的大宗不是小说,而是文章和诗词,其实变化也是始终存在吧,否则就不会有“庾信文章老更成”这样著名的感慨了。

格 非

2012 年 10 月

目 录

变与不变(代序言)

1

.....

湮灭

1

.....

雨季的感觉

33

.....

公案

61

.....

相遇

65

.....

武则天

102

.....

初恋

208

.....

凉州词

214

去罕达之路

223

.....

紫竹院的约会

231

.....

镶嵌

239

.....

半夜鸡叫

270

.....

时间的炼金术

303

.....

谜语

346

.....

格非中短篇小说年表

354

.....

湮 灭

玄 圃

昨天下午，龙朱到我屋里来借锯子，他的脸色有些不同往常。我让亚农将锯子给他，龙朱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径直去了河边。眼下正是四月末的光景，一阵阵响雷在灰黯的天边滚过，溽闷的空气中布满了雨意。我看见龙朱的身影在河边的树林中逡巡，随后在一棵挂满果实的楝树下蹲伏下来。南风吹过来，我闻到了林中树叶腐殖的气息和一缕清新的锯末屑的香味。

我躺在门边的一张旧式藤椅上，想着龙朱的家里会出什么事，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听见龙朱媳妇和亚农在窗下说话。龙朱媳妇对亚农说，你爹现在脑子还不好使？亚农说，写副挽联大概还行吧。听他们这么说，我就知道金子多半已经去世了。

龙朱媳妇没待多久就走了。她说她还要回去安排明天的丧事。临走前，亚农问她：树生现在怎么样？龙朱媳妇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这个去了，那个也就快了。这时，亚农就压低了嗓门附和她：我们家这位看起来也快了。

树 生

天快亮的时候，玄圃让亚农将写好的字幅送来了。亚农说，为了写这些挽联，他爹在书房里折腾了整整一夜。

早上六七点钟光景，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发表的人吹响了唢呐，棺材就上路了。我对龙朱说，我想去送送金子。龙朱瞪了我一眼，那样子就像他不认识我似的。

你他妈的就算了吧。龙朱说。

儿子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我倒也不怪他。他大概是在为我的身体着想。我如今已经老了，风吹一下都会倒下来，何况，外面还下着大雨。

虽说早在几十年之前，我就在为金子的死做准备了，可她真的离开了，我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双手扒住窗沿，看着那口漆黑的棺材摇摇晃晃地一路出了西村，走上了通往墓地的山道。雨水一个劲儿地敲打着窗户，不一会儿，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一个人再能活，也不能比一条道路、一棵树木更长寿。我还记得，金子第一次到麦村来，走的就是那条通往墓园的山道，那时，河边的榆树上挂满了一串串冰凌。

那年冬天，大雪一连下了好几天，最后差不多都快将河道封住了。冬至这一天，我正在门外的雪地上劈柴，看见姨妈领着两个人朝麦村走来。

一直等他们在我的茅草房前停下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来找我的。

不消说，他们的家败了。要不然，他们不会有这么一副寒酸的装扮，更不会踩着吱吱作响的冻雪赶上二十里地来到这个荒僻的村庄

找我。

他们三个人依偎着站在河边的枯树林中，西北风卷着雪片从他们头顶上刮过。按理说，我应当立即将他们请进屋去暖和暖和，给他们烧碗水喝。可我没有那样做。我一想到三年前讨饭讨到他们家门口，姨妈那副爱搭理不爱搭理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那会儿的境况已不比从前了，我学会了木匠手艺，在远村近乡也算是有了一点名气，虽说离独自打上一张雕花喜床的手艺还差一截，可做个水桶、脚盆、板凳什么的，倒也不在话下。

我的姨妈走到我跟前，只叫了一声“树生”，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流下来。她这一哭，我的鼻子也跟着一阵阵发酸，不管好歹，她毕竟是我的姨妈啊。她抬起袖管擦了擦脸，指了指河边的那个高个子男人：那是你的姨父。

我的姨父朝我远远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戴着一条灰白色的旧围巾，侧着身子站在篱笆墙外，不拿正眼瞧我。

剩下的一个人不用姨妈介绍，我也知道她就是金子。在我母亲还活着的那些年月里，我曾经看见过她几回。

这时，我看见在河边拣树枝的桂婶正在树林里朝这边张望。桂婶老远地向我挥了挥手：

树生，愣着干什么？亲着来了，还不快让进屋去！

我这才将他们请到了屋里。谁知姨妈进了屋，立刻就变了一个人。她兀自在屋里转来转去，一会儿捏捏我的被褥，一会儿看看我的米坛，就像是到了她自己的家里一样。

姨父从怀里摸出一支烟斗，叼在嘴里。

读过几年书？他冷冰冰地问道。

我说没有读过。

姨父的眼睛朝屋里瞄了一眼，指着屋里一张新打的四仙桌问我：那是你做的吗？我点了点头。

说实话，那时我还真的被他们弄糊涂了。我想，他们突然来到麦村找我，一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吧。

不过，我很快就知道了实情。姨妈将我的茅屋里里外外仔细察看了一通之后，来到姨父的跟前，朝他摇了摇头。随后，他们两个人就小声地嘀咕起来。当我听明白他们是在商量要不要将金子嫁给我做媳妇时，我差一点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我的姨父脾气急躁，按照他的意见，不如趁热打铁，当天就让金子和我成亲算了。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就变得热乎乎的，男人毕竟是男人，做起事情来干净利落，可我的姨妈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一阵北风将我茅草房的屋顶掀掉了一块，冷风伴着雪珠直往里灌，我姨妈的眼泪又出来了。

最后，他们还是将金子领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三个人的身影在雪地里越走越远，心里挺不是滋味。

桂婶背着柴火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幸灾乐祸地对我说：怎么样，树生，煮熟了的鸭子又飞走了吧？桂婶这种女人就是精明，有时只消瞄上两眼，什么事都别想瞒过她。

话说回来，金子是注定了要做我老婆的。第二年棉铃吐花的时节，金子再一次来到了麦村，这一回，她是跟着一个走村串巷的戏班子来到麦村的。那是我的姨父被政府枪毙不久之后的事情。

她来的那天，身上还戴着重孝。结婚的当天，我从亚农娘那里借了一身花布褂子让她换上，她死活不肯，最后也只好由她了。

晚上，我问金子，姨妈这一回怎么没有一起来，金子没有搭理我。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那可怜的姨妈的下落。村里有一种说法，我

的姨父被枪毙时，姨妈哭叫着闯进了法场，死拖活闹，弄得人家没办法，最后也只好给她吃了一枪了事。

不过，我并不为他们感到难过。现在解放了，我又娶了一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做老婆，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渐渐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一部分人过上了好日子，就会有另外一帮人倒大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中午喝酒的时候，我将这个想法告诉年保，年保一听就哈哈大笑：那是当然的啦，要不然，你的媳妇打哪儿来？

亚 农

我闻到了樟木草药一般的气味。那股药味渐渐和硃墨的陈香混合在一起。爹推门走了进来。亚农，今天就不用描红了，他说，树生请我去喝酒，你也一起去吧。我走出了书房，来到我娘的卧房里。

我看见树生也站在那里。床上堆满了女人穿的衣裳，我娘从中挑出一件暗红色的花布褂子，两面看了看递给树生。这还是我在娘家时穿的，我娘说，你媳妇要是穿着合适，就让她留下吧。

我跟在树生和爹的身后，走进了河边的树林。树生走得飞快，我和爹落在了后面。我们走到晒场的草垛边上，看见村长挑着满满一筐玉米迎面走了过来。树生，听说你小子娶回来一个俏媳妇？村长歇下担子，笑眯眯地对树生说。

俏不俏，这会儿还不知道呢。树生说。

村长又说：你娘在的那会儿，恐怕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吧。

树生开心地笑起来。这都是托您老人家的福，树生说，都说地主阶级从前过着卑鄙的生活，如今咱们穷人翻了身，比他们还要卑鄙。

村长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树生，不懂的事就不要乱说，你知道卑鄙是什么意思吗？

树生心一慌，就反过来问村长，照你老人家说，那是什么意思？

村长想了想，脸就红了。他转过身冲着我爹摇了摇头，现在的年轻人，不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行啊。玄圃，你是读书人，你来跟他说说。

我爹的眉头皱了起来。他好像感到很为难。过了一会儿，我爹说：村长，不瞒你说，我也不知道。

那天去参加婚礼的人，大都事先没有见过金子。当新娘子跟在桂婶的身后走进屋来的时候，我爹正和村长在商量办学堂的事。金子并没有穿那件母亲送她的花褂子，而是穿着一件白色的丧服，她的胸前还佩着一朵黑色的绢花。大伙儿一瞧见金子，就全都不做声了，筵席上的气氛突然变得闷闷不乐。金子在屋里一走而过，好像她的到来不是为了跟大伙儿见个面，而只是偶尔从筵席上路过。

在喝完酒回家的路上，太阳已经躲到树篱的背后去了。福寿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对我们说，他妈的，树生跟咱们半斤八两，凭什么就能娶回来这么个美人？他好像有些想不通。瞧他那副模样，不像是在生树生的气，倒有些像是在生他自个儿的气。在这一点上，年保就比他开窍，他虽然也不怎么开心，但脸上却显得若无其事：好汉无好妻，懒汉攀高枝嘛。

晚上，我娘带我去仓库选稻种。村里的女人仍然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金子。她们说来说去，无非是丧服、绢花、吉利不吉利一类的话。村里的巫婆，鸭子大婶靠在一只稻箱上，一声不吭。半夜的时候，天上突然下起雨来，散工的钟声也跟着响了起来。在等待雨停的这段时间里，鸭子大婶终于开口说话了。

依我看，金子这姑娘有点不同寻常。

怎么个不寻常？一个女人赶忙问道。

鸭子大婶将灯芯捻亮，不紧不慢地说：我在世上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金子这副面相。她如果不是神灵下凡，便是小鬼现身。这个人日后注定了要在麦村兴风作浪，看来，往后麦村有难了。

经鸭子大婶这么一说，仓库里立刻就显得阴森森的。雨水沙沙地落在瓦楞上，一绺绺潮湿的夜气从窗口渗进屋来。油灯的火苗在风中忽明忽暗。女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色都有几分慌乱。

我娘端着筛子凑到鸭子的身边，低声问道：大婶，你这话怎么说？鸭子大婶闭起眼睛想了一会儿，朝我娘摆摆手：

这事咱们先按下不表。

秋天很快就过去了。晚稻一割，风向转北，天上就下起小雪来。这天下午，我娘正在为我们赶做过冬的棉鞋，树生急匆匆地来到我们家。

金子不见了，他说。

我娘扔下手里的针线，给他倒了一碗水，让他慢慢说。树生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来，递给我父亲：玄圃，你快看看，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

我直到那会儿，才知道金子还会写字。

我爹从树生手里接过那张宣纸，并不急于看它。他打开抽屉找他那副眼镜。好像树生越是着急，他就越是要拖拖拉拉地卖关子。那副眼镜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我爹在读信的时候，树生就眼巴巴地瞧着他。父亲皱眉头，树生也跟着皱眉头，父亲的嘴巴一张一合，树生的口水就流了出来。等到爹终于读完了那页纸，我听见树生长长地宽了一口气。

玄圃先生，你快说说，那纸上都写了些什么？

爹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话，而是用一种赞叹的语调对树生说：

树生，你媳妇写得一手好字啊！

我娘在一旁坐不住了，她心急火燎地对爹说：玄圃，你可真是个书呆子，字好不好先不忙说，你得赶紧告诉人家上面都说了些什么事啊。

我父亲这才回过神来，他将那页纸从头到尾又念了一遍，这才对树生说：

树生，你可要挺住啊，事情不太好。这是一封遗书。

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和兴奋。他看见树生仍然坐在一边呆呆地瞧着他，就又补充了一句：

你媳妇已经不在来了。

树生走了以后，父亲又念念叨叨地独自欣赏起那封遗书来。我娘走过去轻声问他，玄圃，你说金子姑娘还当真寻了短见不成？

那还会有错？父亲说。

你说，这么个大雪天，她会死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可就说不定了。爹扬了扬手里的那页薄纸：遗书上又没写。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时常看见父亲坐在院子里端详那封神秘的遗书。到了晚上他就在书房里通宵达旦地临摹。一九五六年，麦村办起了小学，父亲就成了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将自己长期临摹的文字编订成册，发给学生做字帖用，以至于后来村里的许多孩子对那封遗书的内容都能倒背如流。

桂 婶

哎，为了让金子换上那件花布褂子，我和福寿他娘把舌头都快磨

破了。我对金子说，天底下只听说有敲锣发丧的，还没听说过可以穿丧服办婚事呢，好在族长这会儿已经死了，要是他活到今天，不把你吊在祠堂里抽上一百鞭子才怪呢。我和福寿他娘正劝着，树生一推门走了进来，他说大伙儿都在酒筵上等得不耐烦了，让我把金子带去照个面。我说衣裳还没换上呢，树生就摆摆手，算了算了。树生走后，福寿他娘悄悄地把我和金子拽到一边：树生这样纵着金子，日后可没有好果子吃，你要是一开始就没法降伏一匹烈马，往后你就别想上它的身。

金子刚刚来到麦村的那几天，只为没有过门，树生让她过来跟我睡。她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又念过书，心眼儿、性情都不比咱们庄稼人。我们躺在床上说了几句闲话，我就觉得这孩子和旁人大不一样。

金子告诉我，她打七岁那年就死过一回。幸好井里的水不深，被家里看园子的花匠救了上来。我问她，你好好的怎么会掉到井里去呢？金子说，她是自己跳下去的。她这样说，倒叫我吓了一跳。我又问她，你小小年纪怎么就会想不开了呢？金子说她跳井倒也不是想不开。接下来，任凭我怎样变着法子从她口中往外套话，她也死活不肯开口了。

这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回过头来想想，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难处。像我们这样的穷人，虽说没有锦衣玉食，倒也省掉了不少麻烦。能吃能喝，什么心事也不用想，一觉睡到大天亮。

福 寿

等到寒霜遍地、玉米长熟的时节，我娘就会独自一人关上房门在床上哭上一通。我知道她是在哭我那死去多年的弟弟福禄。想想我